

父亲母亲

我为母亲买布鞋

文 / 牛传忠

惬意时光

在南京西路上行走,蓦然,又看见紧贴弄堂口那一爿熟悉的小鞋店。这爿小鞋店,店堂长不足三四米,宽约一米半,容不下两个人并排进出,那两面依墙而立的柜子上,摆放着的都是中老年人的鞋子,多是布鞋。多年来,逢年过节回乡探亲,都要来这小鞋店,为母亲买双鞋子。母亲34码的脚,买到一双合适的鞋实在不易,而这小鞋店内,布鞋,保暖鞋,圆口的,松紧口的,平跟的,居然一应俱全。记得第一次发现这爿小鞋店,兴奋之余,竟一次买了三双。回乡见到母亲,一双一双地让她试着穿,那鞋子仿佛是为母亲定做的一般。

此时,望着眼前的这爿小鞋店,我心潮陡然起伏难平。母亲,我多想再为您买双布鞋啊。

母亲是自己动手做布鞋的好手。幼时,我们兄弟姊妹脚上穿的布鞋,都是她亲手做的。幼时的记忆中,母亲好像从未停歇地做鞋子,从大哥到小弟,常常的,等到小弟穿上母亲做的新鞋子时,大哥脚上的布鞋快露出脚指趾头了。

母亲为我们做布鞋,极少用白天,都是在晚上,或是在下雨天,或是在屋外飘雪的时候。晚饭后,我们几个兄弟围坐饭桌写作业,一旁的母亲也端来篾箩筐,开始缝鞋帮、纳鞋底,抓紧为我们做布鞋。她拉扯麻线“呼啦、呼啦”的声音,与我们兄弟写作业的“唰唰”声交织在一起。母亲做针线活很快,我们作业写好了,她的一只鞋底也纳成了,灯光虽然昏暗,但母

亲手下的针码却整整齐齐的。迎着灯光,她手里纳鞋底的锥子一闪一闪地亮着光,那白色的麻线从针眼“呼啦、呼啦”穿过,好像拨动一只古琴的琴弦一样好听,那样的场景令我们兄弟姊妹回想起来,温馨而难忘。这样的夜晚过后,我们兄弟姊妹就又有新的布鞋穿了。

母亲为我们做的布鞋,式样不只是圆口的。有一回,一位刚结了婚的远房亲戚来家里串门,落座后,母亲盯着他的脚看,他脚上穿着一双崭新的松紧口灯芯绒布鞋,第二天,母亲就从亲戚的新娘子那里借来了鞋样,没几天,小弟弟就穿上了一双灯芯绒松紧口布鞋。从此,我们兄弟姊妹穿着多年的圆口布鞋更新换代了。那些年月,在我们同龄的孩子中,松紧口灯芯绒布鞋还是挺“时尚”的。

老家的风俗,出门远行都要穿一双新鞋子。我考上高中那年,开学就要到离家七十余里远的学校读书了。离家前,母亲突然看了看我的脚,蹲下身子摸了摸,自言自语道:“鞋子快破了。”接着,母亲便连续几个晚上缝鞋面纳鞋底,离开家的那天早上,当我醒来时,床前已经放着一双崭新的松紧口灯芯绒布鞋。知道母亲为我们兄弟姊妹做鞋不易,我在学校平时很爱惜脚上的布鞋,最伤鞋子的体育课,常常赤脚上阵,因此,一学期下来鞋子仍然是大半新的。

兄弟姊妹众多的家庭,每个孩子都能有一双新鞋子穿,我们母亲要付出比一般母亲多出许多倍的辛勤与劳作,尤其是在

家家户户孩子穿新衣的逢年过节,除了灶台上吃的,每个孩子都能穿着新衣新鞋是父母最挠头的事。要过年了,早在个把月前母亲就开始张罗了,她一件一件地缝,一双一双地做。物质贫乏的日子虽然艰难,但我们兄弟姊妹也是穿着新衣新鞋,高高兴兴地跨过新年门槛的。

直到那年,母亲突然患了脑梗,她再也不能为我们兄弟姊妹做鞋子了,而这时,我们也都有能力为自己买鞋子穿了,而且是买皮鞋穿了。我们也想让母亲“时髦”一下,买了皮鞋给她穿,她只穿了几次,竟然磨出血泡来,她便又换上了自己的布鞋。“还是布鞋穿着舒适,透气。别看布鞋样子土气,可穿上它养脚呢。”母亲说,可她脚上的那双布鞋已经又旧又破,我们都没有学会做鞋子的本事,于是,兄弟姊妹们开始留心着,为母亲买布鞋。我第一次看到南京西路上的这家小鞋店后,便成为了这里的常客。母亲特别喜欢那双藏青色的保暖鞋。看着她穿着我买的布鞋,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的,我心里油然而生出从未有过的幸福。自此,我的心里形成了布鞋情结,看到尺寸款式合适的,总要为母亲买一双。

我情不自禁又走进这家熟悉的小鞋店,拿起一双34码的布鞋,凝望半会儿,不舍地放回货架上。半年前,母亲突然病故离我们远去,我们不用再为她买布鞋穿了。但眼前,总浮现着母亲穿着布鞋,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的样子……

我退休后有了余暇,又拾起了年轻时爱好的乒乓球运动。

同一社区的老张头74岁,虽长我十岁但体力很好,连续挥拍两小时气不喘手不抖,人称“小伙子”,是我打乒乓的“老搭档”。

同他打球,若是练球银球飞舞,你来我往,煞是好看倒也相安无事,若正式开打一决高下,他的“诡计”就多了。他不按脱手抛起发球的规则发球,而是乱发一起。更恼人的是在打球的相持中,他一会儿轻,一会儿发力,一会儿左角,一会儿又逼我右角,让我东奔西跑地调动我,而且得了便宜还卖乖,眨巴着小眼睛口中念念有词的调侃我:“做人要好,打球要刁……”

一次,我明明回了个“擦边球”,他非说是球已出台,争论骤起,只见他脑门上泛着油光,一脸的贼笑,寸步不让地伸长着脖子同我“干仗”。此时他的那“赖劲”,顿时将他七十多年的老迈冲得无影无踪,俨然成了个“顽童”。遇到风和日丽的天气,我和老张会邀上些已退休的老弟兄,骑着自行车去郊外寻觅溪沟河泊去钓鱼。每每此时老张头戴草帽端坐在依依垂柳下,往日活蹦乱跳一脸贼笑的他,停格成气定神凝、纹丝不动地看着浮子的渔翁。远远望去颇有柳宗元的“千山鸟飞绝,万径人踪灭。孤身蓑笠翁,独钓寒江雪”之韵味。

到了离家不远的小饭店,将钓的鱼给店家加工,不久一桌清蒸的、红烧的、汤汤水水的“鱼宴”上来了,老弟兄们喝着各自的小酒,你一句我一句的谈天说地,兴奋的脸上泛着红光,咂巴咂巴地品着鲜美的鱼汤,霎时,骑车的累、钓鱼的劳,烟消云散地化得无影踪了……

不久,社区文化体育中心举办老年乒乓球赛。正是“冤家路窄”,抽签的第二轮是我同老张头对阵。他当着众人自夸说非要打得我落花流水不可。我说:“行啊,来点小刺激,输球的请客吃顿小老酒,敢不敢?”老张头涎着脸说:“一言为定,谁赖酒是小狗!”正说着,乒乓房传来了声叫喊:“‘小伙子’要开赛了,快来签到咯!”老张头指着乒乓房讥笑道:“你看这些小子没大没小、没规没矩地叫我‘小伙子’,看我进去怎么收拾他们!”边说边迈着矫健的步子向着乒乓房走去……

老有所乐

从一副对联说起

文 / 赵春华

最近去朋友处喝茶,喝至半途,他拿出纸和笔,说是狗年到了,拟就一副对联,一起推敲推敲。话落,他在纸上写道:“海宁昇平话新政;山峙渊淳进戌年”。他说查过字典,这个淳是水停滞的意思。在习主席领导下,中国推出一系列新政,中国犹如大山雄峙在宁静的水渊之上,在高歌猛进中豪迈地跨入狗年!我听后不禁击节赞赏。

我这朋友已到了“随心所欲不逾矩”的年龄,从岗位上退下来已经十多年了。他文化程度不高,年轻时当兵,戎马生涯20多载,但他好学,一部《红楼梦》几乎被他读烂了;近年来又爱上了书法,潜心挥毫,小篆写得入神入化。我是很钦佩他的。然而,对他拟的这副对联,由于无知,我忍不住向他提了点意见,我说对联的下联尾字应该仄声,你的下联尾字“年”是平声啊!被我一说,他也愣了,嗫嚅地说,可能不合规矩,得重新拟过。

过了几天,他给我发来微信,说经请教多方,上声去声都归仄声……所以……

读了他的微信,回头看他的对联,那是完全中规中矩的呀!这让我汗颜不已。他接

下来又发过来一条微信,则让我感动不已了:“于我而言,学到了一点知识。不过,太较真也是我的缺点,自己明白,但改不了。”我说:“这叫江山易改,禀性难移!还是较真的好。”

一个过七奔八的退休多年的老同志,还如此关心着国家大事,并不因为卸下了工作的担子而思想上懈怠下来,国事家事天下事,事事在心头,位卑未敢忘忧国啊!一副关于狗年的对联,字里行间充盈着这种心情、这样的怀抱与胸襟。更难能可贵的是,并不因为“老冉冉其将至矣”而停止了学习和钻研的脚步,还在孜孜不倦地学书法学写较难写的对联,这不是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吗?人生有涯,学无止境,他是深得其中况味的。相比之下,我缺乏朋友的这种胸襟和精神,看报看题,粗枝大叶,做事马虎潦草,总觉得来日无多,不如趁着尚能吃尚能动时,多吃点多走走,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,夕阳无限好,只是近黄昏……

朋友的胸襟与精神,对我是鞭策,是激励。那么,对所有的老同志呢?

老人老话(七十六)

文 / 张大成

随和,送给别人一种好心态;随缘,留给自己一份好心情。

名利诱人,天天戏弄人;钱财迷人,时会害人。

趣味浓浓,浓在有味;情意深深,深在回味。

人心都一样,好胜又好强;人情都一致,谦虚又谦让。

人有爱,做事有能量;心有恨,小事无



大吉图

(国画)

刘宝如(67岁)作

雅量。

艺无技不真;技无艺不行。

好书多读有真味;好事多说无趣味。

闭口,能读千卷书;开口,会干一番事。

志气骨气,来自正气;财气运气,要有贵气。

有事有人帮,是幸运;有难无人帮,是命运。

水声,越轻越好听;月色,越冷越好看。

为朋友,要开事业之门;为自己,要关是非之口。

食补药补,莫忘心补;手酸脚酸,最怕心酸。



关注“新民银发社区”,就是关心自己,关心父母,关心父母的父母